

楔子

上海的上空被薄薄的阴霾笼罩，却无阳光暖人之意。海关大楼的钟声每隔半个时辰就隆隆响起，缓缓的节奏已拖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。

外滩一带，一幢幢盎格鲁－撒克逊式、希腊式、哥特式等不同风格的大厦如雨后春笋般矗立起来，它们灰色的身影伸向天空，显示着主人的富有与傲慢。

拱形的外白渡桥在粗大的钢铁梁架下，凝重浑厚的黄浦江水与青灰色的苏州河水缓缓汇合，然后又奔腾地向西折去。

随着殖民者的踏入，各式各样的游乐场所也应运而生，赌狗场、跑马场、大烟馆、土耳其浴池、妓院……富豪们千金买笑，而穷人则苦泪涟涟，尤其是那些青楼女子，更是尝尽了人间苦楚。无怪乎有人说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外滩上偶尔会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，这声音凄恻哀怨，搅人肺腑，不胜悲苦，人们说，那是黄浦江在哭泣……

当然，也有不少勤奋的中国人，他们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，在生意场中摸爬滚打，终于创下一份家业，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。

建筑实业界的巨子丁志聪就是其中之一，在繁华的闹市中建有一幢十二层楼的“上海建筑工程大厦”和数家物业公司，在洋泾浜河南面的法租界里，购置了一套花园别墅，过着忙碌而又富庶的生活。上海生意场中

提起丁志聪董事长，人们都敬他几分，这除了他精明能干、事业有成之外，还因为他正派规矩，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：妻子美丽贤淑，儿子聪慧英俊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儿子丁信诚，人们都叫他丁小开。这位上海复旦大学的高材生，不仅品学兼优，更具运动天赋，有一副好身材，是校篮球队和足球队的主力队员，上海每年一度的联赛都让他出尽了风头，使丁志聪父子成为商界里令人羡慕的话题。

丁志聪教子有方，生意通达，还得益于他广结善交，有不少热情相助的朋友，其中银行家王冠杰，更是他肝胆相照的挚友。他俩从小是同学，成家后又比邻为居。

丁信诚降生后一年，王太太就添了宝贝女儿王卓如。两家人往来频繁，友情颇深。小一辈青梅竹马，相当融洽，同念一所小学，同上一所中学，虽然丁信诚只比王卓如高出一届，但两人出门、归家都相随相伴，宛如兄妹，直到后来两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购置了花园别墅，这才分开。

岁月如梭，等到丁少爷考上复旦大学之后一年，王卓如小姐也成为上海圣·玛莉亚大学的新生了。她出落得娇艳照人，皮肤白皙，乌发微髻，略翘的鼻子很像洋囡囡，再加上她衣着时新，学业又好，入校后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人物。

寓所相距得远了，丁、王两家自然无法像从前那样往来频繁，但逢年过节，彼此都要馈赠礼品、互相宴请的。看着儿女们长大成人，正值芳华，丁太太和玉太太都有意促成这桩美事，只是两家受的都是西式教育，不兴包办婚姻，再说孩子们也还在念书，这才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。

日历掀开新的一页，奔流的黄浦江又演绎出一个个新的故事……

第一章 初识舞女

无边的细雨，随着晚风渐渐沥沥地洒落下来，给薄暮时分的上海平添了绵绵的春意。法租界一座别致的花园洋房里，灯火初明。年轻潇洒的大学生丁信诚在卧室里踱步，他眺望着窗外渐次闪亮的白炽灯和霓虹灯，心情轻松而又愉悦。

上午，大学里举行必修课法语口语考试。教授们这一回别出心裁，要学生当众发表演说，题目自定，时间在8~10分钟为宜。于是，全系的莘莘学子都聚集在大教室里，座无虚席。

考试开始，讲台上走马灯地换人，有的吐句流畅却内容单薄，有的故作高深却又结结巴巴，得分没有谁超过B等的，在前排端坐的教授一个个拧起眉心，没上场的同学们也有些惶然忐忑。当监考报出丁信诚的名字之后，大教室里立即安静下来，人们都想知道，这位在球场上矫健骁勇的同学，是否在讲台上也能纵横自如。

丁信诚步履稳健，充满自信地走到台前，很礼貌地鞠了一躬，然后用法语朗声说道：“各位教师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讲演的题目是《略论女性的权益》。”他的男中音浑厚悦耳，法语流畅准确，立即博得一片喝彩。

丁小开胸有成竹，把他精心准备好的论文朗声道来，论点新颖，材料翔实，逻辑严谨，语句晓畅，话音刚落，大教室里又是一片静寂。同学们

都聚精会神地等着评分揭晓，当监考宣布丁信诚的得分为“A+”时，掌声轰然而起。然而丁信诚秉性谦和，并不以此为傲，他为半个多月的努力得到大家的首肯而欣慰。

此刻，他在卧室里回想上午的一幕，自然喜不自胜。他正在随意翻一本法文原版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客厅那厢传来“叮铃铃……”的电话声响，这是女佣李妈通知他去接电话的信号，他放了书快步出房下楼。

电话是同学章志义打来的，他读的是机电系，和小开所在的化工系相邻。他们都是学校足球队员，成了好朋友。

此刻，章志义在电话中间道：“你的法语演讲考试，今天过关吗？”

丁小开说：“派司。得了个A+。”

“那该庆祝，好好白相白相！”

“应该，应该。”

“今晚落雨，小舞厅生意一定清。交关（很多）舞小姐会吃汤团。周治仁、周治德两兄弟来叫阿拉去跳‘救济舞’，散场送‘伊拉’（她们）回家，你有车子，胃口有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，有。”

“最好有你家大轿车，可以多坐人。”

“OK，到哪一家？”

“北四川路月宫舞厅。舞小姐在‘下只角’（平民区），有车子送，伊拉会格外开心。好，阿拉在月宫等你。”

丁信诚放了电话，回到房间，换上一套米黄色的高档西服，结了条咖啡色的条纹领带，白皮鞋。穿衣镜里立即映出一位匀称秀伟，眉清目秀，浓密的黑发天然微髻的大学生，潇洒倜傥。

想到今晚关键是用车送人，小开找到专为父亲开大轿车的司机顾福生，交待清楚后，就开着自己那辆绛红色的四座的“菲亚特”出门了。这辆轿车是丁老先生为丁小开读大学方便买给他的。丁小开自考得驾照后，常常给同学、朋友、甚至家中的佣仆们提供方便。

丁小开驾着菲亚特，车灯划开雨夜，转了几个弯道，不一会儿就来到月宫舞厅。

丁小开家住法租界高级住宅区，经常白相，进的都是一二流舞厅，到

三等舞厅还是首次。他走进舞场，见空间宽敞，舞场左右两边靠壁是一长排沙发，沙发前是间隔的一张张小长方桌。座客零落，舞池内的舞侣也是稀稀拉拉，其中多半还是舞女们自己结伴跳，显得很冷清。他向舞场左边走去。章志义和周氏兄弟都已在坐，小周忙站起向他招手，同桌有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也站起来。周治德忙介绍说：“这位是我的中学同学丁信诚；这位是我现在的同学徐蕴昌，他是本学期才转学来上海的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又多一个朋友。”

小徐说：“我同样高兴，我是外乡人，请多关照。”说毕二人坐下，互换了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
小周说：“小徐是四川人，不会跳舞，想学，今晚预备下海开洋荤。等一歇，要替他找个跳舞师傅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今晚舞厅生意实在清，舞池里人少，学跳舞正好。”

章志义接着说：“落雨天，车铰贵，开销大，小舞厅舞客当然少。”

丁小开点头喝茶，一面打量他们的座位，只见两张本来靠在舞女座位后的小长方桌，临时拼拢，成了他们这一伙人的专用茶几。小章、小周各坐两头，他自己和大周小徐横坐，面向舞女们座位的背，舞厅“小郎”（少年侍者）为舞小姐准备的玻璃杯白开水，也放在他们的桌上，舞小姐们喝水要回头和他们照面。

丁小开说：“你们真会选座位！”

小周说：“是呀，跳了舞可以同坐在前面位子上的舞小姐搭讪，吃‘豆腐’。”

丁小开又问：“你来得比我早，户头阿开好？”

大周说：“不呒没。阿拉比你早来也只几分钟，大家摆测字摊，轧苗头。”

小徐听得云里雾里的。小周忙解释道：“小徐‘轧苗头’是上海话看情况的意思。‘开户头’、‘摆测字摊’是舞场行话，舞客挑选舞女伴舞谓之‘开户头’，坐着看别人跳舞就叫‘摆测字摊’。”

大周又说：“小徐，舞场行话不少，我随便讲讲，让你懂。舞女同舞客谈恋爱叫‘龙头’，舞客叫‘拖车’，又叫‘阿拖’。舞女陪不会跳舞的客人伴舞，或者教跳舞，叫‘拉黄包车’。下池请舞女跳舞叫‘跳散舞’。叫舞

女来客人桌上陪，叫‘坐台子’。跳舞不买票，溜之大吉逃票，这种舞客叫‘放生客人’。有的舞客东请一个舞女跳一只打烊舞，西请一个跳一只打烊舞，不买舞票，叫‘白舞赤佬’。‘赤佬’这句上海话指的是‘鬼’。舞客请舞女跳一场舞只给舞票一元，叫‘单洋客人’，给两元的叫‘双元仁兄’。舞女对舞客特别钟情，叫对他‘吃得死脱’。你跳舞不当心两个人跌跤，叫‘翻元宝’，碰到这个场面，不管你同舞伴熟不熟，一定要请她坐一只台子，表示是自己跳舞不当心，让舞小姐不丢面子。有的舞客在场内给舞女舞票夹送钞票以示钟情叫‘夹心饼干’。对少有舞客请舞生意清的舞女，叫‘汤团小姐’，她们坐的位子都靠音乐台，舞场音乐台，多数人称‘天文台’，所以又叫‘天文台小姐’。汤团小姐、天文台小姐是同义词。舞场行话还是有很多，我一时想不起，以后你常来舞厅，听多了，无师自通。”

小周说：“天文台小姐，一般也是刚学会跳舞，初上台盘的小姐，或者是舞跳得重，跟不好。再有的呢，是‘板板六十四’（指脸上严肃）不会应酬，不会抛媚眼，不肯跳贴面舞，裤带不松的人，她们没有熟客，经常吃汤团。小徐，你学跳舞，选她们最合适。她们是会高高兴兴拉黄包车的。”

小徐说：“个老子，进舞场耍，还有好多行话要学。”

乐曲终了，灯光变换，舞厅亮起了舞曲间歇的明亮灯光，跳舞者纷纷归坐。坐在小周们桌子前面座位上的几个舞女回坐时，都面向小周他们像打招呼似的显得微笑。丁小开他们谈话中断了，也礼尚往来还报笑容。小章同坐在他前面的舞女说：“你贵姓？”

“小姓杨”她回说。

小章说：“杨小姐，我姓章。”他用手指着小徐又说：“阿拉的朋友小徐，不会跳舞，想请你教，好不好？”

杨小姐笑着说：“谢谢你看得起，阿拉舞也跳不好，大家学，谈不上教。”

探戈舞停，灯光变换，舞者们纷纷回坐。

片刻小章说：“我的户头也选好了。”

小周说：“大家户头选好，下一支舞通通下海。”

舞曲开始，各人走向目标。丁小开到他选定的舞女面前，三十度鞠躬，斜伸左手掌说：“请。”只见她嫣然一笑，露出一对甜甜的酒窝。她缓缓站

起，身材苗条匀称，加上半高跟的舞鞋，恰好比丁小开矮半个头。只听她轻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她嗓音悦耳，神态的拘促中显出涉世不深的娇羞。丁小开乍握她柔软润泽的手掌，心中怦然一动：这么清纯可人的女子，在舞场里当是凤毛麟角，不知因何沦落风尘？当下顿生怜香惜玉之感。

这一曲的华尔兹，旋律轻快优美，丁小开起步后连续几个旋转，便得知这位舞小姐舞步虽不十分娴熟，但步履轻盈，节奏感强，悟性又好，不一会两人就很默契。丁小开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舞跳得真好。”

“我跳得憋脚，你带着好，讲得好。”

“请问尊姓芳名？”

“我姓罗，单名苕，苕米的苕。”

“罗小姐，你姓名听起来好听，罗苕，有音乐韵味，很美。”

罗苕微笑着问：“先生，你尊姓？”

“我叫丁信诚，写信的信，忠诚的诚。”

“丁先生，你名字含有做人的道理。”……

这支舞曲，就在他们倾谈中不知不觉结束了。

大家回坐，小徐用英语说：“我的舞伴脾气好，肯教。”

小周说：“打烊舞跳过，阿拉户头定了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我也定了。”

小章说：“我不改。”

再往下是“勃罗司”。丁小开又邀罗苕同舞说：“认识你我真高兴，你真漂亮。你要是在马路上走，大家一定以为你和蝴蝶、徐来一样，是电影皇后，标准美人。”丁小开又说，“我讲的不是笑话，更不是反话，是实在话。”罗苕微笑不答。丁小开说：“今晚下雨，白相的人不多。”

罗苕说：“碰到落雨落雪天气，最尴尬，舞厅生意清，小姐妹比客人还多，很多人坐冷板凳，走又不好走，真悻气。实在是苦说不出。”

丁小开又说：“我替你想，真也是。这样说，明天下雨，阿拉再来，你欢迎吗？”

罗苕说：“怕请不到。”

几支舞跳过，他们都与舞伴互通了姓名，小徐的叫杨福珍，大周的叫

董蓓蓓，小周的叫姚梦，小章的叫李蔓萍，丁小开的叫罗苡。

轻歌曼舞，时间欢乐流走。丁小开看手表，已深夜十一点，他停舞等福师傅，心焦地眼睛盯着舞场入口处的门帷，四分钟过去，丁小开看见福师傅进场，他站起来举手招呼。

福师傅起来交换车钥匙，他说：“小开，你开心白相，车子有油，我走了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你早上要送经理上写字间，要早休息，我不留你。”

坐在桌子前面的杨福珍，听到这个人把丁信诚称小开，她有些惊讶：有自备汽车的客人，会来自相三流舞厅？后来得知大周也有汽车来，并打算送她回家，便悄悄把这消失告诉了罗苡、姚梦等人，她们都很惊喜。

再一曲终了，丁小开对小章说：“是买舞票的时候了。”小章举手打了个响指，侍者走来。小章说：“舞票二十五元，账单一元，其余小费。”侍者见小费是两元，比茶资大账多了一倍，在小舞厅出手是少有的大方，连忙道谢。不一会侍者笑容满面地拿了舞票来。小章把舞票分给各人，各人在舞票中间夹好现钞五元，折成长方形，小徐则夹进十元，大家都做好了开销准备。

原来，三十年代上海二流舞厅以下通行的习惯，舞客在舞场送“夹心饼干”，是给舞小姐的服务报酬，在她生意清的时候，跳舞次数比给的舞票多，她认为是客人好心，免她坐冷板凳发窘。她收“夹心”，认为这舞客“门槛精”（懂行）白相老鬼，她得实惠，客人有面子，双方有利。生客或半熟客场外给现钞，就不同了，舞小姐会认为是别有用心，侮辱她们的人格，会“板面孔”。毕竟他们大多卖艺不卖身的。所以除非舞小姐和舞客进入恋爱状态，否则是不能在场外给现钞的。另外，在一流舞厅，则不能送夹心，要多买舞票，摆派头，让舞小姐有面子。

舞曲又开始。丁小开说：“快打烊了，大家去跳舞送舞票。”

舞跳完，各人都把有“夹心”的舞票，送给各自的户头。这几位舞伴笑着轻轻称谢。姚小姐还直率地说：“幸好你们来，不然，阿拉三个，今晚吃汤团。”

十一点五十七分，乐队奏出了当时流行于舞场的散场舞曲《晚安，我的爱人》。小周和一些余兴未尽的舞客，跳完当晚最后一舞。丁小开和大周

则把车开到舞厅门口停着等候去换衣、取雨具的那几位舞小姐。

一会儿，五位舞小姐兴高采烈地从舞场出来，分别坐上丁小开的“泼来第斯”和大周的“司蒂倍克”，由他们一一送到家中。

分手时，丁小开和小徐他们约好，次晚再去月宫，坐老位子。

次日下午刚五点，丁小开就来到月宫舞厅，他成了这场茶舞（下午舞会）的第一个舞客。

舞客们渐渐都来了。到第二支舞曲，演奏《杨翠喜》，已经有十多个客人下池，丁小开就礼貌地请罗小姐跳舞。

直至第五支演奏《小桃红》，丁小开一直请罗苡，舞了一圈。罗苡说：“你昨夜回去，很迟了吧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一点五十分。”

小罗说：“令尊大人知道了，一定要你‘吃大菜’（责骂）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进了大学，家父不管我了，让我自觉。”

罗说：“你为啥一个人来，你朋友不来？”丁小开说：“他们也会来的，不过昨晚大家既没讲定是茶舞来，还是夜舞来。”罗说：“既然既没约定，一般是吃过夜饭，夜舞来。”丁小开说：“我想提早来看你，等不及，赶前吃了夜饭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了。”他讲完，不由自主地说了句成语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。罗苡娇羞地瞅了他一眼，没有答话。丁小开看着她的脸，心里十分爱慕。

平心而论，罗苡对丁信诚也很有好感。他身材健美，风度翩翩，身为小开却并不盛气凌人，谈吐得体，又有教养。不过，罗苡想起母亲的叮咛，便多了份戒心。

当晚，丁信诚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他眼前总浮现出罗苡的影子，她那浓密柔软的黑发，她那欲说还休的神态，她那娇羞的浅笑和轻盈的舞步，还有那双虽然明亮，却又带着几分哀怨的大眼睛……不时像电影似的一幕幕在脑际里闪过，令他难忘，令他思念，令他萌生出一种想再一次见到她的念头。直到拂晓前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丁信诚自从认识罗苡之后，心里有一种从未体验到的感觉，白日里忙功课心顾不上想她，但只要一放学回家，他眼前就总是浮动罗苡那娇美端庄的影子，耳际就回响着她那轻曼温柔的话语。尤其她好几次或笑而不

语，或顾左右而言他，把对她家世的询问避开了，无形中增加了一种神秘感，便也禁不住要往月宫舞厅跑，为的是能看到她，和她共舞，同她说话。

两个多月来，不论晴雨，丁小开夜夜到月宫，也总碰见小徐。小徐跳舞已经入门，正是最上瘾的时候，他俩成了不约而同的搭档。至于小章和大周、小周他们，对跳舞只是兴之所至，并不入迷。

丁小开夜夜和罗苡在一起共舞。虽说只是初交，却感到罗苡有股说不出的美。丁信诚暗暗地喜欢上了罗苡。

为了常和罗苡见面，丁信诚常常跟顾阿福要车钥匙，趁父亲丁志聪外出之机，自己开车到月宫舞厅会见罗苡。

丁信诚白天上课，只有晚上去接罗苡，但每当丁信诚提出请罗苡吃夜宵时，罗苡就是不肯答应。

丁信诚说：“罗小姐。我认得你之后，我的感情生活变了，以前稀里糊涂，现在早上一醒来，就想见到你，如见不到你，我一天都无心做事。罗小姐，你是否也有这种想法？”

罗苡常想到的就是母亲对自己的提醒：对有钱的玩客，不要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，要时刻提防，保持清醒头脑，小心上当。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想到这里，罗苡淡淡一笑，便说：“我同往常一样，没有别的想法。只觉得在我的舞厅生活里又多了一位好心的舞客，常常用高级的轿车送我，我真感激。”

“难道我仅仅是你的舞客？不是好朋友吗？”

“至于想和我交朋友，就看你这位大学生诚不诚心。”罗苡说完，车缓缓地停靠在月宫舞厅三十米处。

罗苡道声谢谢之后，下车走了。

丁信诚望着罗苡在夜幕中远去的身影，心里有些怅然：按说平时跟她跳舞，她的态度一直都很友善温和，为什么自己想单独约她吃宵夜白相的时候，她就变得冷淡又一再推辞了呢？看来她是顾虑彼此身份悬殊而不愿和我深交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不怪她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只要自己平等待她，她迟早会把自己当成朋友的。

此后的半个多月里，丁信诚一如既往，每到月宫舞厅必请罗苡共舞，而且跳得十分投入，十分温文尔雅。他绝不像一些色迷迷的舞客那样乘旋

转时把舞小姐搂得紧紧地，或者是在黑灯舞时东摸一把西捏一把“吃豆腐”占便宜，对别的舞小姐也是如此。渐渐地，曾与共舞过的舞小姐们议论起来，没有不说他态度谦和，舞姿潇洒，舞德高尚，出手大方的，就是在和罗苡跳舞时的闲谈中，他也总是尊重她，注意倾听她的讲话。他则和她谈《人间喜剧》里的欧也妮·葛朗台，谈冉阿让在《悲惨世界》里的命运。他再也不提和她交朋友的事。罗苡自然知道了丁信诚所来为何，她也很愿意与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共舞，愿意听他讲故事，愿意看他那张英俊的脸。当他俩在半明半暗的灯影里翩跹的时候，会有许多羡慕的目光射过来，谁不夸他们俩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？

在此期间，王小姐有多次电话找丁小开陪她，都被他用委婉而堂皇的“做功课”借口推脱了。只有三次，她亲来找他，他被她钉牢，只好听从她的安排，陪她玩一阵。而每次同她相聚，都在夜晚十点钟前就送她回家，然后他还是去“月宫”报到。

一个晚上，月宫夜舞散场，按老规矩，丁小开送客，排在最后下车的仍是罗苡，今晚她一反常规不是坐在后座。而坐他身边。待车停稳时，罗苡说：“现在时间快一点了，明天，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今天下午，你有空吗？”

“下午三点钟，下完课才有空。如果你有事，我照办，向学校请假，全天有空。”

“不必，那就下午三点半，我在大东茶室等你，我请客。”

“你有啥事，现在讲不是蛮好，为啥要等到上茶室？”

“今晚太迟了，还是明天谈。”

“有啥事，三言两语讲出来，你为啥要摆‘悬念’，害得我今夜会困不着觉。”

“你尽管困好觉，不是啥要紧事，也不会让你为难，我不过想同你谈谈。”

单独邀约，原是丁信诚梦寐以求的，此刻反倒由罗苡提出来，怎不叫丁信诚惊喜若狂，他忙道：“你找我谈话，求之不得，想都想不到。好，我明天准时来，三点半，大东茶室。”

下午三点来钟，罗苡布衣淡妆，来到永安公司二楼大东茶室挑了一处

临窗的位子落座。此时茶客不多，比较清静，便于谈话。

几天来，罗苡都希望能和丁信诚作一次恳谈，昨晚她终于说了出来。她知道丁信诚会高兴赴约的。但猜不出今天的约会谈话有什么结果。想着想着，丁信诚来了。他今天穿了一套浅灰色的毛哗叽呢西装，黑皮鞋，彬彬有礼地向罗小姐道安。

罗苡起身请丁信诚落座，奉茶，然后说：“刚好三点半，你真准时。”

丁信诚答道：“要你等我，已不好意思，我一下课就赶来了。我尝过等人心焦的味道。”

罗苡嫣然一笑，说：“那倒是，等人是心焦的。”

丁信诚看着她妩媚笑颜，心里洋溢过一阵欣喜，他说：“初一的英文课本中，有几条格言是讲时间的，我至今还记得。”

“啥个格言？你拿英文讲讲。”

“好，‘时间是极宝贵的，不要浪费。工作的时候工作，玩的时候玩，劳动快乐。人人平等，互助互爱。’”

“说完了吗？”罗苡微笑着问。

“好像没有了。”

“你漏了一段。”罗苡肯定地说。

“是吗？那么你补充。”

“做工作要尽职尽责，今日事，今日毕。”

丁信诚惊喜地说：“对了，是有这段。真想不到罗小姐的英语这么流利，对读过的书又记得如此完整，记忆力实在好。将来啥人同你谈得来，你一定不会忘记。我很荣幸，认识罗小姐两个月零二十三天了。我在你记忆里，怕也会有一个位子吧。”

罗苡含笑说：“我今天同你谈正经事，不是开玩笑。丁先生，我常常听你讲，读中学时候怎样怎样，这么说，你很留恋中学时期？”

“不错，是很留恋。那时候吃得香，睡得甜，玩得开心，无忧无虑。”

罗苡收敛了笑容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，那时真的是无忧无虑。不用匆匆忙忙赶去上班，不用留意老板和舞客的脸色，不用愁衣食用度之缺，一切有父母操心。我只管开心地玩，用功读书就得了，我成绩好，一直是班上的前三名。我以为我一定能上大学，哪晓得日本人害了我们……”说到这里，

她神色黯然，住口了。

丁信诚忙问：“日本人是怎么害你们的，能告诉我吗？”

罗苡摇摇头：“那些事，不说也罢。”停了片刻，她又道，“坐了吃清茶。茶室老板是不会欢迎的，大家先吃点心，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？”

“随便，你吃啥，阿拉吃啥。”

“你不讲真话！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喜好，你怎么要跟我呢？”

“我不是装假，真的，我口味广泛，甜酸苦辣咸麻酱脆，我通吃。你以后同我长远在一起，就会晓得了。”

罗苡嗔道：“啥人同你长远在一起！你讲话就爱讨便宜，脸皮厚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架食品车推过来，罗苡自作主张要了鸡肉包和叉烧包，她把包子衬底的纸撕掉后，递给丁信诚说：“包子要吃热的，冷了不好吃，容易坏肠胃。”

丁信诚看着她温柔体贴的模样，心里像酿了蜜。他觉得她不仅娴静文雅，才智聪明，而且能够自制，颇有修养。同学朋友之中，丁信诚接触的青年女子也不算少了，许多才女不是其貌不扬，就是性格孤僻；一些美女，要么是浅薄，要么是娇纵。才貌双全，性格温婉贤淑的女子，真是凤毛麟角，可遇而不可求。他觉得罗苡是女中之翘楚。能认识她是他的缘分。

丁小开看着罗苡，很恳切地说：

“罗苡，也许我的问题会勾起你的伤心事，但是，我还是想听你讲，你是怎么让日本人害苦的？有句法国谚语说：‘一个幸福，讲出来就变成两个幸福；一个痛苦，讲出来就变成半个痛苦。’我希望你相信我，为你分担痛苦。”

丁信诚的态度真诚，语气亲切，听得罗苡心头暖呼呼的，自她父亲去世之后，还没有哪个男子这样真挚地关心过她，抚慰过她。她生性狷介、自尊，有几分傲骨，为讨生活才无奈地当了舞小姐，她在母亲的叮嘱下，还有出自女性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她对男人们一律是心存戒备的。近三个月来，她不动声色地观察过丁信诚，听过舞小姐们私下对她的议论，她现在面对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她愿意开启心扉。于是她坦率地说：

“好吧，我相信丁先生。说起我的家世，话就长了。我是东北沈阳人，一九三一年，‘九一八事变’，日本鬼子侵占东北。家父母不甘心当顺民，

带着我来到上海，至今已有好几年了。”

“你家在沈阳从事什么职业呢？”

“我祖父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专治外伤的老中医，‘九一八事变’后，曾悄悄为受伤抗日将士治过伤。后来，祖父在一次进山的途中被日本兵跟上了，他和来接他的两名抗日战士都牺牲了。父母亲得知后立即变卖家产，带着我来到上海。”

“你在上海有亲戚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父亲是东亚体专毕业的，我母亲是两江女子体专毕业的，都在上海读过书。当时，变卖家产的钱大部分捐给了抗日联军，来到上海后所余不多了。三个月后，父亲终于通过同学的帮助，为母亲在一所女子中学谋到当体育老师的职位，我则继续读高中。我父亲生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这一分国仇家恨，凭谁也咽不下去！他把我们安顿好，就转赴东北，参加抗日联军去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丁信诚肃然起敬，说：“想不到罗小姐一家，历经坎坷，仍不改爱国之志，实在可敬！不说处在铁蹄下的东三省百姓，就是眼前的上海滩，日本浪人开妓院、设赌场、搞走私、卖鸦片，无恶不作！他们仗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，更是肆无忌惮，横行霸道，虹口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，搞的更是乌烟瘴气。在上海，谁不说东洋人最凶最狠！”

“是呀，我父亲走之前也说过：他们想‘先占领满蒙，后征服中国，再称霸世界’。小日本的野心大着呢！咱回去参加抗日联军跟他拼，不让小日本的棋子走得那么顺了！”

“有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我们跟父亲失掉了联系，想到他转战在白山黑水之间，我在高中里就拼命用功读书，盼望将来有本事为国效力，回到家母女俩讲得最多的，就是什么时候能重返东北，和父亲团聚。谁知有一天中午父亲突然回来了，他又黑又瘦，人老了许多，右腿还带着伤，行动不便，回到上海，不久又患了病。我妈只教了一年半的书，没有后台，校方不续聘，妈妈从此失业。父亲卧病，坐吃山空，我也读不起书，失学。家父没钞票买药，拖着病，贫病交迫。妈妈同我拼命寻职业，不想挑拣选择，只要是正当职业，随便做啥都愿意，但希望总是落空。家父去年过世，妈妈拿结婚戒指卖脱，才办简单丧事，灵柩停放会馆四等殡舍。”

罗苡讲到这里，停住了，用手帕抹眼睛，她想到茶室大厅众目睽睽，便抑制住流泪，接着说：“家父去世后，邻居晓得我家三天两日上当铺不是长久之计，便帮忙出主意，劝我学跳舞。丁先生，你听了勿要见笑。”

丁小开不禁怆然，一时间想不出恰当的话安慰她。

沉默片刻后，罗苡又说：“后来，我当了舞女。当舞女，表面上看起来个个蛮开心，其实，骨子里浸透了苦水，各人家里都有一本苦经。你想想，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啥人会肯让亲生女儿当舞女？”

丁小开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请你谈身世，害你伤心，我预料，像你这样中英文都不错的小姐，将来一定会好起来的。”

罗苡说：“但愿你的话能够应验。不过呢，国家要富强了，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，外敌才不敢欺凌，丁先生，你知书达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不错不错。感谢你信任我，把自家的身世讲给我听。”

罗苡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我今天请你来，是有正经事要谈，谈之前，先打支预防针，往下我讲的话，你听得进，就听，听勿进，就算我没讲。”

丁信诚见罗苡正色肃言，忙说道：“请讲，我一定洗耳恭听。”

“你过去是不是天天进舞厅，我不晓得，你现在是每天都到月宫来的，你是大学生，大学生下了课，应该进图书馆，坐书房，跑运动场。到舞厅会学到啥？我听小徐先生说，你学化学，那么，你更应该蹲实验室，光靠听课捧教科书，知识毕竟局限，也同实践脱节。随便啥人，对于癖好，都不能入迷，跳舞，一礼拜一次，松散脑经，恰当。我希望你学章先生周家先生。看样子，你对跳舞好像入了迷，也离了谱。作为舞女，我当然欢迎你，你日日来跳舞，我得舞票，还有人送我，何乐而不为？不过作为一个旁观者清的人，看着你浪费光阴，我替你惋惜！你刚刚背过西文格言，时间是最宝贵的，中国古谚也说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又说，光阴一去不复返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凡是学生，珍惜时间多求知，多探索，才是正经。我讲的话，你也许认为我唠三叨四。但是我还是要讲，不讲出来，闷得难过，你读书读得比我多，懂得道理也多，我想，我说的不是坏话。”

丁小开说：“你讲的都是好话，我不会不懂，我也要告诉你，我白相舞场，有四年了，向来没迷过。现在我到月宫去，并不是去跳舞，是去看

一个人，看到她我就高兴，看不到她，我好像缺了啥。太阳落山，吃过夜饭，我就会身不由己，赶向月宫，还逼福师傅也每夜同我掉车子。月宫，好像是块磁铁，吸引我。”

罗苡微笑着说：“小徐先生也是每天来月宫，你要劝劝他，读书要紧。”

“小徐同我，并没预约过，他同我是在月宫不期而然碰头的。”

罗苡说：“杨福珍，人勿坏，受经济压迫，才做舞女的。她不会砍客人‘条斧’，灌迷汤，要客人多掏‘夹心’，更不会陪客人出动，要客人买东西，不过，即使舞小姐怎么好，你是学生，总归是读书要紧。我好想读书，就是读不到，唉！”

丁信诚说：“你讲的话蛮有理，要我多读书学习，少去月宫跳舞，我听你的。只要你讲一声，叫我一个月之内去几次我就去几次。”

罗苡笑笑“丁先生，你是不是总顺从我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”

罗苡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了你的学业，你最好每个礼拜去月宫一次为好。”

丁信诚心属罗苡，自然听从罗苡的劝告，他说：“就听你的好了。月宫少去，我也好专心学习，明年我就要大学毕业了。”

“好的，听到你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罗苡高兴地说。

“不过，我有个请求，你能不能答应我到你府上拜访伯母大人。我早就想拜访她老人家了，只是不好开口。”丁信诚说。

罗苡沉吟片刻：“你来我家，我当然欢迎，可是我家住的是上海平民区，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子的后楼，地方小，你不要见笑。”

“我怎么会呢？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。我看还是明天我去你家，下午一点我准时拜访伯母，就这样定了。”

“我住的是蹩脚房子，只好陋室接待你了。”罗苡说完，看了看表，已是下午五点多钟，该点菜吃晚饭了。晚上罗苡还要上月宫舞班呢。

丁信诚第一次和罗小姐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度过一个下午，共进晚餐，两人的世界别有一番情趣。

吃完晚饭，丁信诚要付账，被罗苡抢先支付了。罗苡说：“讲好的是我请客，这次约会，是我罗苡约你，该我付钱，你不要客气了。”

丁信诚只好认了。不管怎样，出来白相，由女方付账，丁小开真过意不去。

上海的夜晚，华灯初上，他俩走出大东茶庄，丁信诚在霓虹灯下犹豫徘徊，说道：“罗小姐，你陪我到百老汇大厦，选几件你合身的衣服送给你。另外，再选伯母喜欢的东西，明天，我这上门的客人也好给伯母请安。”

“丁先生，你不必破费，衣着打扮我不在乎。再说，你到我家，只要人来我就高兴了。不必买什么东西。我妈是经过高等学府教育出来的人，有涵养，懂情礼。她不是为了你的礼物来评判一个人的。我今晚马上要到月宫当班了。对不起。”

两人并肩地走着，默默地走到了二马路停放的小车旁。罗苡说：“你送我。”

车了开到月宫百米处停下，罗苡径自走下车门，往月宫而去了。

丁信诚在车上静静地呆着，依依不舍地目送罗苡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之中。

丁信诚回到家中，他甜甜地回味了今天与罗小姐共餐及罗小姐对他的信任。罗小姐把罗家的遭遇情况亲为诉说，这表明罗苡和他在朋友之间的情感转化又进了一步。

罗苡家庭遭遇的不幸，使她对中华民族不甘沉沦，不愿做亡国奴有强烈的信心。罗苡的爱国热情，渴望生活，值得丁信诚敬佩。

丁信诚对罗苡产生了莫名的爱恋。

大厅的电话铃声响了，李妈接过电话，是王卓如小姐打来的。她执意要找丁信诚接电话。

“丁小开，你好哦？后天的端午节，我家开家庭舞会，请你无论如何一定来白相，你不来，我非去你家等你不可。这三个礼拜，我一连约你三次，你都不在家，去哪里白相了？把本小姐给忘了？”王小姐叽里呱啦地叙了一大板。

丁信诚听后，确感抱歉，在电话中答应王卓如的邀请：“一定光临。”